

· 论著 ·

从中医之“鬼”论中医学的演进与特色

姜涛, 朱爱松, 杨丹倩, 徐楚韵, 张光霁

(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杭州 310053)

摘要: “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中医学中多次出现, 中医之“鬼”虽保留了传统文化中的部分含义, 但赋予了其更多的中医内涵。通过借用人们对“鬼”的不同看法以及“鬼”的各种特点, 中医更多地用“鬼”来暗指一类致病复杂、易乱情志、易传染、症状飘忽不定、预后较差的特殊病邪。这一过程是“鬼”由虚无缥缈的意识层面到具体化医学层面的转变过程, 也是中医学从神学转变到医学的过程。基于此, 可以洞察出中医学是具有时代特征、多学科交融、不断进步的一门学科。

关键词: 中医; 鬼; 病因; 邪气; 多学科; 文化

基金资助: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 (No.2019YFC170800, No.2019YFC170801, No.2019YFC170802)

Discussion on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the 'ghost' theory

JIANG Tao, ZHU Ai-song, YANG Dan-qian, XU Chu-yun, ZHANG Guang-ji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3, China)

Abstract: 'Ghost', a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appeared many tim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lthough 'ghos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tains some meanings in traditional culture, it has given it mo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nnotations. By borrowing people's different views on 'ghosts' and the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of 'ghost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used 'ghosts' to imply a class of diseases that are complex, susceptible to emotions, contagious, fluctuating symptoms, and have a prognosis poor special disease. This process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ghosts' from the level of consciousness to concrete medicine, and also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edicine from theology to medicine. Based on this, it can be seen that TCM is a discip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continuous progres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host; Cause of disease; Pathogen; Multidisciplinary; Culture

Funding: National Key R&D Program of China of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o.2019YFC170800, No.2019YFC170801, No.2019YFC170802)

“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文化烙印, 已融入传统哲学、医学、文学等多个领域。随着时代的更替、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思想的进步, 中医之“鬼”被赋予了更多的中医内涵, 揭开“鬼”的神秘面纱, 透出的是中医学的演进轨迹与特色。

中国“鬼”文化的概述

“鬼”一词很早就已经出现, 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 据考证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鬼”这个字^[1]。关于“鬼”所指, 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综合来看主要有5种解释: 死人说、异族丑人说、类人动物说、骷髅说和头神像说^[2]。在中医古籍中, “鬼”出现的频次不在少数, 有“鬼穴”“鬼注”“鬼

击”“鬼交”等多种与“鬼”相关的词语, 涉及病因、病证、方药等多个方面。在不同学科中“鬼”的含义多种多样, 然少有人探析其在中医学中的具体含义, 本文就中医中出现的“鬼”作一探析, 且通过中医之“鬼”这一独特文化剖析中医学的部分特点。

具有文化神学色彩的“鬼”

1. “鬼”是人意识形成的产物 “鬼”的概念来源于原始先民对梦境等无法解释的事情^[1]。在远古时代, 限于自然科学的落后, 人们不了解自己身体的构造, 且经常受梦境的影响, 故认为思维、情志、意识不受自身肉体控制, 而是由寓藏在人体中独特精魄物质所掌控, 人死后, 这种物质就会外散, 这就是最

早的“鬼”的概念。所以《说文解字》言之：“人所归为鬼”。《礼记·祭法》曰：“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时的“鬼”和“神”是不分的，均受世人所敬重。《墨子·天志》言：“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管子·心术》曰：“思之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面对这种情况，往往不是“鬼”致病，而是人犯“鬼”，即对“鬼”的不尊重招致惩罚，导致疾病的发生。这种不尊可以体现在今生的罪孽、前世祖宗遗留罪孽、接触死人、进入荒冢、触犯忌讳等多种方式。这种犯“鬼”的疾病，治疗上要通过诵经、修禅、吃斋、祈祷等自我净化手段，来表现对“鬼”的敬畏之心。如《医说》言：“鬼神来者，宜以祈祷祛之”。

2.“鬼”是妖精鬼魅之属 在经历了“鬼”是意识的产物，是无形的虚幻之后。“鬼”的概念进一步实体化，一些类人的动物也被称为“鬼”，如山魃、猫妖、各种精怪，《备急千金要方》言：“百蛊猫虎狐狸老物精魅”。伴随着“鬼”的实体化，“鬼”的形象也开始变的丑陋，人们对于“鬼”的态度也由敬畏转变为了憎恶，出现了厌鬼的情绪。如葛洪在《抱朴子·登涉》中有言：“山精形如小儿，独足向后，夜喜犯人，名曰魃”。“魃”是“鬼”的一种，喜在夜间袭人，蛊惑人心，害人得病，导致出现各种奇怪的症状。此外，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症忤中恶证治》言：“由人精神不全，心志多恐……此皆鬼神及诸精魅附着惑人”。故此部分中医之“鬼”是一类异于人的妖精鬼魅之属，所以莫枚士在《研经言》中说道：

“百病之因有三鬼神，鬼神之属，有冲击，有丧尸，有精魅，有祸祟”。由于“鬼”已经不是意识层面无实体的物质，因此也不能通过祈祷等手段来解决，而要通过符咒、焚香或燃放鞭炮等来驱赶。故《本草纲目》里有写道：“爆竹，主治辟妖气山魃”。说明“鬼”已经从思想层面逐渐具体实物化。

具有中医学特色属性的“鬼”

虽然中医学中有部分观点继承了“鬼”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含义，但是总体来看，中医中的“鬼”更多是具有中医学象征意义的。清代徐灵胎《医学源流论·病有鬼神论》云：“人之受邪也，必有受之处……凡疾病有为鬼神所凭者，其愚鲁者，以为鬼神实能祸人；其明理者，以为病情如此必无鬼神”^[3]。徐灵胎指出，愚钝者才信“鬼神”，聪慧者则不信“鬼神”，“鬼”致人发病与受邪无异，暗示“鬼”实际是一种特殊的致病因素，与传统的邪气相类似。通过梳

理，中医之“鬼”暗指的特殊之邪包含了许多它邪不具备的特性。

1.“鬼”为传统病因夹杂的复杂之邪 部分医家认为“鬼”实际上就是风寒暑湿、瘀血、痰饮等邪气的代称。在《诸病源候论·鬼神论》中云：“夫鬼神，犹风寒暑湿之邪耳”。巢元方就认为“鬼神”之类实际是人们对于传统邪气的一种代称，但由于这些病邪夹杂为患，病性难以捉摸，因此用“鬼神”称之。除此之外，笔者从中医古籍中大量的祛“鬼”方剂来看，许多方剂的组成及所治病症常无特殊之处。如在《中藏经》中有鬼哭丹，“主治腹中诸痛，气血凝滞，饮食未消……转而为痛”^[4]，观其所治之证，实际为痰、血、食等瘀滞的表现。再观其方中之药，则为乳香、川乌，《神农本草经》言川乌“除寒湿痹，咳逆上气，破积聚寒热”，《本草汇言》言乳香“活血祛风，舒筋止痛之药也”。可见，鬼哭丹实际功效也就是祛寒热积聚、瘀血之类。除此之外，在《博济方》中也有用桃仁7个来治疗鬼魅惑人心志之病，桃仁亦属于破血逐瘀之药。因此，治“鬼”其实是在治痰、治瘀、治寒，“鬼”的实质也正是这些病邪侵犯人体。但因其变化多端，病性复杂，才将其予“鬼”代称。

2.“鬼”是导致情志癫狂的特殊之邪 纵览“鬼”致病的特点，则情志之病多见，在诸多文献里都提到了“鬼”致病后的情志表现。如杨继洲详细地指出了鬼邪冒触人体后的表现为“或歌或笑、或哭或吟、或多言、或久默、或朝夕嗔怒、或昼夜妄行、或口眼俱邪、或披头跣足、或裸形露体”^[5]。此类病变与中医中的癫狂痴等情志疾病十分类似，可见，“鬼”与“情志”密不可分。因此在《针灸大成》中有十三鬼穴，后世称为“孙真人十三鬼穴”，其治疗的病证是“百邪颠狂所为病”，古今多用此类穴位治疗情志癫狂一类疾病^[6]。不仅如此，在方药上，治“鬼”也应用了许多安神定志之品，如《医学心悟》言：“复有梦与鬼交者……宜用安神定志丸主之”。在《圣济总录》中言：“鬼症者外邪之所乘也……治法宜攘去之，而兼以祛邪安神之剂”。故言“鬼”者，实际是因为传统文化中“鬼”易惑人心智，此处之“鬼”是一类易致情志混乱的病邪，在治疗上多用安神定志之品。

3.“鬼”是致病后易传染的特殊病邪 “鬼”邪致病，还具有容易传染他人，导致大范围传播的特性，这与中医学中的戾气相类似。在《圣济总录》中有言“鬼注”一病，其言：“鬼注者，忽因鬼邪之气排

击……有时发动,连滞不已,乃至死,死则注于旁人,故谓之鬼注”。“鬼注”为一种传染病,“注”字体现了该病如同水流一样悄无声息,易流至体内,致人发病。除此以外,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有用四物鸢头散来治疗“鬼注”,对于此方,孙思邈云:“治风及鬼注,南方瘴气,传尸等病”。无论是“瘴气”还是“传尸”均是古代传染性很强的疾病,《水经注》言:“泸江两岸,时有瘴气,三月、四月迺之必死”,《中藏经》中言:“钟此病死之气,染而为疾,故曰传尸也”。“鬼注”和“瘴气”“传尸”的共同特征均是传染性极强,致病迅速且严重,故并列而谈,均用四物鸢头散来治疗,体现了“鬼”邪致病是十分容易传染蔓延的。

4. “鬼”是致病后症状飘忽不定的特殊病邪 “鬼”的另外一个特性是飘忽不定,虚无缥缈,《淮南子·泰族训》言:“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因此,古人在碰到飘忽不定的症状时,往往责之于“鬼”。在《诸病源候论·鬼魅候》中云:“凡人有为鬼物所魅,则好悲而心自动,或心乱如醉……病苦乍寒乍热,心腹满、短气,不能饮食”,《医学见能》云:“乍醒乍昏,寒热面色无定者,鬼怪附人身也”,均指出“鬼”致病以后症状繁多,难以琢磨。同时在《圣济总录》描述“鬼”之病时道:“余势不歇,停积弥久,有时发动,连滞不已”、“喜怒恍惚乱作,同时发无定时,止无定时”,指出“鬼”致病后容易残留人体,导致余邪不尽,时时发作无定时。不仅在疾病表现上,在脉象上亦是,如在《寿世保元》中详细描述了“鬼脉”飘忽不定的特征,其云:“脉来乍大乍小,乍长乍短,为邪祟脉。又寸尺有脉,关中无脉,为鬼脉”,如此之类,皆强调了“鬼”致病后的症状飘忽不定、发作无定时、乍起乍落。

5. “鬼”是致病后病情严重、预后极差的特殊病邪 其它邪气致病以后,致病往往有轻重缓急之分,治疗也有规矩可循。但“鬼”病则无理可循,且病情严重,多预后不良。因为“鬼”在古人的心目中形象丑陋,是“恶”的代表,因此在病情严重时,往往想到的便是“鬼”的参与。在《中藏经》中言:“音喘急,短气而睡,此为真鬼相害,十死十,百死百,大逆之兆也”,指出“鬼”害人得病以后会出现极高的病死率。在《外台秘要》中也同样提到:“依附于人,人畜事之,犹如事蛊以毒害人,其病状,心腹刺痛,食人腑脏,吐血痢血而死”,描述了“鬼”害人之后的症状,

会导致心中时时刺痛,吐血、痢血等严重症状,其最终结局往往是死亡。所以,“鬼”还是一类致病后非常难以治疗、病情重、预后差的特殊之邪。

“鬼”致病的原因

“鬼”变化莫测,性质多变,然其侵犯人体也并非没有原因。总结起来“鬼”致病的原因有二:一是建立在文化及神学基础之上,认为“鬼”是意识的产物或超脱于人而存在的特殊物质,前世罪孽或冒触忌讳会招致“鬼”的侵害,强调“鬼”病不可医;二是建立在中医学理论之上,将“鬼”当作邪气的一种,忽视其主观意识的属性,以医学属性来观察,认为“鬼”袭人是正气亏损的结果,可以通过调补等手段进行医治。

1. 罪孽未除或触犯忌讳 在《医学源流论·病有鬼神论》中对于“鬼”致人病的原因做了一个解释,其言:“有触犯鬼神之病,则祈祷可愈。至于冤谴之鬼,则有数端……此则非药石祈祷所能免矣”,提出了不通过医生治疗的“鬼”病,要通过祈祷,甚至来世修行进行偿还,其观点是认为“鬼”触犯人体是自身罪孽未清的结果,因此要通过祈祷等手段去除,这一观点与佛家医学观点十分相似,讲究因果有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冒触忌讳,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症忤中恶证治》中言:“此皆鬼神及诸精魅附着惑人,或复触犯忌讳”,《丹溪心法·厥》载:“吊死问丧、入庙登冢,多有此疾”。忌讳是古代风俗习惯或迷信认为不吉利的话和事,在《周礼·春官·小史》中言:“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因此,世人要禁忌避讳,做符合社会风气及伦理的事情,反之则会导致“鬼神”侵害。

2. 正虚为其根本原因 虽然部分医家认为药物针石治疗无效,但更多医家认为“鬼”致病是因为虚损导致,运用调补方法便可治疗。首先,在《素问·刺法论》中言:“人虚即神游失守位,使鬼神外干,是致夭亡”,指出人正气虚脱,神气不能内守,会导致外邪包括“鬼神”的侵害。因此,清代徐灵胎《医学源流论·病有鬼神论》言:“卫气虚则受寒,荣气虚则受热,神气虚则受鬼……若神气有亏,则鬼神得而凭之”,这也和《黄帝内经》中的观点一致,将神气亏虚作为“鬼”致病的根本原因。除了神气亏虚,也有提出阳气的充盛与否是“鬼”致人发病的关键。在《难经·廿难》中提出:“脱阳者见鬼,脱阴者目盲”。《难经》认为鬼为“幽阴之物”,属于阴邪,因

此阳气亏虚,则易招致阴邪为患,而“鬼”为至阴,故“鬼”易害人。除此之外,还有气血亏虚、脏腑虚弱也是感受“鬼”的一大原因。在《中藏经》中言:“人之血气衰弱,脏腑羸虚,中于鬼气,因感其邪,遂成其疾”,提出气血亏虚、脏腑衰弱也是感受“鬼”中其邪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妇人大全良方》中也提到气血亏虚是妇人“鬼交”的原因,其言:“若摄理失节而血气虚衰,则风邪乘其虚、鬼邪干其正”。由此可见,“鬼”致人发病的原因有神气虚、阳气虚、气血虚、脏腑虚。这些正是中医学中其它病邪致病的根本原因,即《黄帝内经》中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发病观。

由“鬼”折射出的中医演进与发展特点

“鬼”作为中医学中的部分内容,伴随着中医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其意义是不同的。通过对不同含义“鬼”的剖析,可以洞察出中医学的演进与发展特色。

1. 中医是时代的医学 中医学的发展贯穿了整个时代的发展,因此可以明显观察到中医在发展中受到时代局限。古代的自然科学十分落后,早期认识自然界的过程中,遇到不能解释的现象时,就托之于迷信,此时需要借助“鬼神”概念用以解释未知现象。因此,“鬼”也被自然而然的引入到中医理论体系中。早期的“鬼”是受人敬重的,因此在面对“鬼”病时,要通过祈祷、诵经等方式表现出对“鬼”的敬畏之心,才能消除苦难。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鬼”概念的引申,“鬼”开始被人所厌恶,所以开始用念咒、焚香、点鞭炮来驱赶,再后来“鬼”在中医中被当做邪气,则开始用中医学手段进行治疗。时至今日,科学的发展使得中医学中“鬼”已被逐渐淡化。可见,中医学是具有时代特性的学科。

2. 中医是交融的医学 “鬼”的概念繁多而复杂,这反映了有诸多学科的内容渗透到了中医学中。从最初的“鬼”是意识的产物到后来的“鬼”是“妖精鬼怪”,我们可以从中医学中捕捉到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子。在“鬼”致病的原因上,我们可以看到犯怵忌

讳、吊死问丧、入庙登冢,均会致人染“鬼”,这是触犯了当时社会政治,违背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封建礼教,是与政治、文化、礼教融合的结果。而在治疗上,利用祈祷的方法来祛病,则是源于佛家医学,佛家讲求善恶有报,要自我净化、自我救赎,因此这是中医学与古代哲学的相互融合。此外,还有运用咒术、点燃鞭炮等手段,则是与传统的巫术文化及民间风俗融合。因此可见,中医学是一门相互交融的医学。

3. 中医是自我进步的医学 跟随时代的发展并融入多学科的内容,使得中医学是一门进步与发展的学科。在面对“鬼”的问题上,无论是从其发病还是从其治疗,我们都能够看到,一开始的“鬼”是神学迷信层面的,因此需要祈祷、念佛,以敬畏“鬼神”。而后“鬼”的概念实体化,脱离了部分神学色彩,在治疗上也开始由自我的净化变成驱赶“鬼”,但是所用的符咒、焚香等手段仍然包含神学味道。再后来,“鬼”的概念医学化,成为了一种特殊的“邪”,因此治疗时,便开始使用药物针石治疗。中医治“鬼”由从祈祷到咒术到药物的发展过程,正是其由“神”到“人”的转变,由巫到医的转变。所以,在《黄帝内经》里有言:“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中医逐渐落脚于治病救人,抛弃玄幻缥缈,完善自身独特理论体系,是一门富有魅力的进步的学科。

参 考 文 献

- [1] 王莉.说“鬼”——“鬼”字的语义与哲学意义.大众文艺,2010,55(10):91-92
- [2] 叶舒宪.鬼的原型——兼论“鬼”与原始宗教的关系.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20(1):85-89
- [3] 清·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刘洋,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5
- [4] 汉·华佗.中藏经.吴昌国,校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7
- [5] 明·杨继州.针灸大成.韩平,点校.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191
- [6] 陈英华,张晓林,康针珍.“十三鬼穴”为主治疗情志病医案4则.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3):1051-1053

(收稿日期:2019年11月28日)